

中國哲學史論文集

二 集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哲學史論文集

二 集

《哲學研究》編輯部編

中國哲學史論文集

二 集

《哲學研究》編輯部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65/8 印張·149,000字

1965年6月第1版

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,001—5,000 定價(9) 0.95元

統一書號：2018·117 65.4. 京型

編者說明

1959年，我們編輯過一本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》初集（《哲學研究》叢刊），是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。

現在編輯的是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》二集，由中華書局出版。編在這一輯的共有八篇文章，關於中國哲學史的七篇，中國邏輯思想史的一篇，都是第一次發表，供哲學史研究工作者參考。

《哲學研究》編輯部 1964年5月

目 錄

魏源思想初探·····	楊榮國(1)
太平天国與儒家思想·····	胡思庸(22)
吳廷翰的哲學思想概述·····	容肇祖(52)
王夫之論本體和現象·····	朱伯崑(66)
中國邏輯思想史上類概念的發生和發展·····	吳建國(100)
論《大學》的“大學之道”·····	車 載(127)
孔子思想核心的面面剖視·····	蔡尙思(158)
先秦“人”字概念略探·····	沈茂駿(189)

魏源思想初探

楊榮國

魏源(1794—1857年)字默深,湖南邵陽人。他會試時,主考官是公羊學家劉逢祿(1774—1829年),會試失敗,劉逢祿寫了一篇叫做《兩生行》的詩,對他和龔自珍在那次未能錄取,深為惋惜。從這裏,不僅說明他受知於劉逢祿,同時,自亦表明公羊學所給予他的影響。

於是在闡揚今文經學方面,寫有《書古微》和《詩古微》。

對於變化發展的思想,他非常重視。他認為“經之《易》也,子之《老》也”和“兵家之《孫》也”,都是“綜常變”的著作,^①值得研究。

他講求經世致用,故他對賀長齡纂輯《皇朝經世文編》曾予以贊助,並為之作序;當清朝統治者對英國侵略勢力進行妥協投降的時候,他有感而寫《聖武記》,寫成的時候,正是“海夷就欵江寧之月”。^②同時,他還根據林則徐的《四洲志》,寫成《海國圖志》,藉使大家對世界情勢有所了解。

對於抵抗外國侵略勢力,他是積極的,也是堅決的。只是由於他的階級——官僚地主——本質所規定,他也曾作了幾件“助紂為

① 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三,《孫子集註序》。另外他撰有《老子本義》。

② 見《聖武記序》。一八四二年七月,清廷與英國侵略者訂屈辱條約於南京,開五口通商。

虐”的事，如一八三〇年，他曾隨楊芳鎮壓過回民起義；又於一八五三年，在高郵辦團練，打過太平天國，凡此，都是他的不光彩的地方，是他的反動的一面。不過，從總的來看，他堅持反侵略，和倡導經世致用之學，是值得稱許的。故他的進步的一面仍是主要的。

（一）

魏源曾說，爲什麼他要寫《詩古微》？就是要“發揮齊魯韓三家《詩》之微言大義”，“而揭周孔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”；^①同樣的，他寫《書古微》亦是如此。^②

按魏源在這裡所謂的“來世”，自也意味着魏源的當代。魏源要從今文經中尋求“微言大義”，就是要爲改革他當時的腐敗不堪的政治局面而服務。

他曾這樣說：“故君子讀《雲漢》、《車攻》，先於《常武》、《江漢》，而知二《雅》詩人之所發憤；玩卦爻內外消息，而知《大雅》作者之所憂患；憤與憂，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，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，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。”^③

這“憤”與“憂”，就是他從《詩》之《雲漢》《車攻》和《易》之卦爻內外消息中所獲得的啓示。

憂勞以興國，發憤以圖強，——針對當前的現實而致力；這樣，才是“傾否而之泰”，“違寐而之覺”，“革虛而之實”。

這也就是說：一切從憂國憂民着眼，從憂國憂民中以克服當前政治的經濟的危機，以發憤圖強，從而需要提高覺悟，需要從各個方面革虛而務實。

① 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一，《詩古微序》。

② 同上，《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》。

③ 《海國圖志序》。

他又這樣說：“天時人事，倚伏相乘，何患攘剔之無期，何患奮武之無會？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，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！去僞去飾，去畏難，去養癰，去營窟，則人心之寐患祛其一；以實事程實功，以實功程實事，艾三年而蓄之，網臨淵而結之，毋馮河，毋畫餅，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；寐患去而天日昌，虛患去而風雷行。”①

他這一番痛切而鼓舞人心的話，就是爲上面的三句話所作的說明和解釋。其總的精神就是：

雖是處在危難的當兒，但只要振刷精神，自是大有可爲。同時，敢於面對現實，正視現實，有信心，有決心，克服危難，驅除積蔽，自然人心會活躍起來，自可使“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”，自會實事求是地去幹，爲國圖強而致力。於是，豈不是“天日昌”而“風雷行”嗎？

至如何革虛而務實？他的意思：

第一，善言心者，必有驗於事；

第二，善言人者，必有資於法；

第三，善言古者，必有驗於今；

第四，善言我者，必有乘於物。②

這就是說：一切要以事實爲根據，以法度爲根據，以現在爲根據，以事物爲根據；於是才是“革虛而之實”。

當時現實的情況，他說：

現在“黃河無事，歲脩數百萬，有事塞決千百萬，無一歲不虞河患，無一歲不籌河費，此前代所無也。夷煙蔓宇內，貨幣漏海外，漕漕以此日敝，官民以此日困，此前代所無也。士之窮而在下者，自科舉則以聲音詁訓相高；達而在上者，翰林則以書藝工敏，部曹則

① 《海國圖志序》。

② 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三，《皇朝經世文編序》。

以胥史案例爲才，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途，此前代所無也。其他宗祿之繁，養兵之費，亦與前世相出入”。^①

這一切，他認爲都是當時活生生的現實，不能不予以重視；且應從重視中，要研究解決，要把這一腐敗的政治面貌迅速改變過來。

他自己爲了求得對上述諸問題的解決，曾進行了若干的研究。如他研究水利而寫了《籌河篇》；^② 研究水運而寫了《籌漕篇》；^③ 研究如何抵抗外國侵略勢力而寫了《城守篇》、《軍攻篇》和《軍儲篇》；^④ 研究世界大勢而寫了《海國圖志》等。

當時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面貌，他認爲，大都是“民瘼之不求，吏治之不習，國計邊防之不問”；而只是“口心性，躬禮義，動言萬物一體”，——一股理學家的臭味。以如此的思想面貌，若“一旦與人家國，上不足制國用，外不足靖疆圉，下不足蘇民困，舉平日民胞物與之空談，至此無一事可效諸民物”。^⑤ 所以要挽救危難，對知識分子的這一思想面貌，自非予以改變不可。

而解決問題的關鍵，在於政治上有所改革，所以魏源提出：“無窮極不變之法”，^⑥ 而應當從變法着手。

魏源這種的針對當時的危難，而要求給以解決，而講求經世致用，反對空言心性；——他的這一進步傾向，和他認爲“太虛之精氣流動，充盈於天地間”，^⑦ ——肯定宇宙之物質性，自是有着密切的

① 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三，《明代食兵二政錄敘》。

② 同上，卷六。

③ 同上，卷七。

④ 同上，卷八。

⑤ 同上內集卷二，《默觚》下《治篇》一。

⑥ 同上外集卷七，《籌漕篇》。

⑦ 同上內集卷一，《學篇》十四。

關聯的。只是，他對宇宙之物質性雖有所肯定，但未能予以充分的發揮；不僅未予發揮，且在另一面，他又認為：“人知心在身中，不知身在心中也，萬物皆備於我矣”。^①——又誇大了心的作用，走上了主觀唯心論的道路，這十足地暴露了他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本質。

(二)

公羊學家的所謂“張三世”，——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，這說法自然不是科學的，但肯定了歷史有它的變化發展。

魏源舉例說，如“租庸調變而兩稅，兩稅變而條編”，即使“聖人復作，必不舍條編而復兩稅，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”；又如“邱甲變而府兵，府兵變而彍騎，而營伍”，即使“聖人復作，必不舍營伍而復爲屯田爲府兵也”。^② 魏源這說法自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從歷史的本質探討問題，而是從上層建築所由建立的制度上探討問題；但是，反映了一點最重要的，就是歷史是變化發展的，即使聖人復作，亦不能違反時代的發展；所謂“物其有矣，維其時矣”，^③——都是因時制宜，隨時代以俱進。

可是，歷史怎麼樣會變化發展的呢？

關於這，魏源在時代的刺激下，從一些事物當中探討出一些消息。

魏源說：“天下物無獨必有對。”^④ 按“對”即是“對立物”，即是矛盾；它存在於每一個事物中。事物中矛盾不已，於是“一生變”；

① 《古微堂內集》卷二，《治篇》五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卷一，《學篇》十一。

按“一”即指“統一體”，統一體發生變化；於是由“變生化，化生無窮”。^①——這就是說，事物的內在矛盾，導致事物本身的變化發展；自然，歷史也是如此。

他又曾進一步闡述道：“逆則生，順則夭矣；逆則聖，順則狂矣。”按“逆”即“矛盾”，而“順”則顯示“矛盾停止”；有矛盾存在，倒能生存，倒獲得聰明；倘矛盾停止，則是死亡到來，則形成狂妄。比如“草木不霜雪，則生意不固；人不憂患，則智慧不成”；所以“魚逆水，則鱗不賴（淺紅色）；禽逆風，則毛不橫”；——都是相反而相成的。因之，他最後說：“大哉！易之爲逆數乎！五行不順生，相克乃相成乎！”^②

再從其他方面來看，如“天時有從逆，地理有險易，人情有愛惡，機事有利害”。^③——這是說矛盾具有普遍性，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。

再從物理的現象來看，如“暑極不生暑而生寒，寒極不生寒而生暑；屈之甚者信（與伸通）必烈，伏之久者飛必決”；人事也是如此，“故不如意之事，如意之所伏也；快意之事，忤意之所乘也”。^④——凡此皆說明矛盾的一方發展到極致，必定向另一方轉化。

以人而論：有長處，亦有短處；如“不知人之短，不知人之長；不知人長中之短，不知人短中之長”；這就不對。從自己來說，就不能取他人之長以補自己之短；從對方來說，就很難發揮對方在工作中的作用。怎麼辦？他認爲：只有“盡知己之所短，而後能去人之短”；只有“不恃己之所長，而後能收人之所長”；^⑤——這樣，才能克服

① 《古微堂內集》卷一，《學篇》十一。

② 同上卷二，《治篇》二。

③ 同上，《治篇》十六。

④ 同上卷一，《學篇》七。

⑤ 同上卷二，《治篇》七。

彼此中的矛盾，發揮彼此在工作中的作用。

他又說：“有對之中必一主一輔，則對而不失爲獨。”^①——這一段話，如果作這樣的理解，說矛盾的雙方，有一方是主導的，而另一方爲次要的，次要的可轉化爲主要的，主導的可轉化爲次要的。同時，對立物中雖分主次，但對立物中亦各自有它相對的獨立性。——這是正確的理解。可是，從魏源所舉的例子來看，魏源並不是如此理解的。如所謂“君令臣必共，父命子必宗，夫唱婦必從”；所謂“四夷非中國莫統，小人非君子莫爲幟幟（蓋覆之意）”；^②——把矛盾中的主次說成是一方是另一方的從屬，而予以絕對化。這樣，矛盾着的東西自不矛盾了，矛盾便於焉消失。按魏源的這一理解，實質上就是，不論客觀事物如何矛盾發展，如何從矛盾發展中而因時制宜，但這一“三綱”的體制決不能變，它是絕對的。而“三綱”的體制不變，自然也意味着封建的體制不變；封建的體制也是絕對的。這裏，又一次地見到了魏源的地主階級的思想本質。

對於“易”的探討，他認爲“有變易之易，而後爲不易之易”。^③按“變易之易”，他是指氣化，所謂“氣化無一息不變者也”；——意即物質是變化發展的。至“不易之易”，他認爲就是“道”，所謂“不變者道”。^④“道”是什麼？自然就是精神的東西，——“三綱”“五常”等；這一本體不變。所以魏源的思想之富有若干的辯證觀念，是進步的，應予以肯定，只是談到“道”的這一本體的時候，又顯出了唯心論本色，又走上了形而上學的道路。

至魏源之富有若干的辯證觀念，主要的，自是急激變革的時代

① 《古微堂內集》卷一，《學篇》十一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卷二，《治篇》十六。

④ 同上，《治篇》五。

所給予的反映。此外，他所受的思想的影響，前已指出，有《老子》、《孫子》和《周易》，他對後者的體會，如他說：“亢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，所以動而有悔也。”^①——這就是說，不能只注意一面，也要看到另一面，要從對立面的雙方而看問題，而分析問題。

由於他在時代的影響下，對事物之變化發展，有了一些認識，從而愈益追求這一方面的真理，於是注意了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和《孫子兵法》這三部古代著作，吸取其中變化發展的思想，以便於經世致用。雖然，他認識這一方面的道理，尚具有若干的局限性，如對根本問題的認識就是形而上學的觀點；但在其他方面，他作了若干辯證的分析，這是有進步意義的。

又由於他認識了若干事物發展變化的道理，因之，他認為人們不可“執古以繩今”，如“執古以繩今”，他認為便是“誣今”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可“執今以律古”，倘“執今以律古”，他認為“是謂誣古”；——兩者都是不對的，都不是實事求是，是非歷史主義的。怎麼說呢？他認為如“誣今”，則“不可以爲治”，對治國就有妨礙；倘“誣古”，則“不可以語學”；對研究學問就有問題；^②——這不是很顯然的嗎？

再舉例以明之：

如“天官之書，古有而今無者若干星，古無而今有者若干星；天差而西，歲差而東”，這說明“天不同於後世之天”。又如“雍州田上上，今但平蕪；揚州田下下，今稱陸海；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”；這說明“地不同於後世之地”。又如“三楚今誰長鬣？勾吳豈有文身？淮徐孰戎夷之種？伊川疇被髮之倫？”這說明“人變於古”。又如

① 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三，《孫子集註序》。

② 《古微堂內集》卷二，《治篇》五。

“黍稷五穀之長，數麻菽而不數稻”，今則不然；這說明“物遷於古”。如此等等，“豈獨封建之於郡縣，井田之於阡陌哉”？^①——其變化自是必然的了。

上列諸事物的變化，自亦說明歷史的變化；因之，人們固不應“執今以律古”，亦不應“執古以繩今”，應當實事求是，應當以歷史主義的態度，對一切事物作具體的分析。

同時，他還認為：人們不僅不應“執古以繩今”；且對當今的事物還要認的真切；對當今的事物要認的真切，還應當通過實踐，所謂“身教親於言教”；就只有“及之而後知，履之而後艱”；如果不及之，不履之，那是不能認的真切的。他舉例說：倘有人“披五岳之圖，以為知山”，那是“不如樵夫之一足”的；同樣的，倘有人“談滄溟之廣，以為知海”，那是“不如估客之一瞥”的。^②自然，他所理解的實踐，是狹義的，是個人的實踐，並非社會的實踐，他亦不可能有對社會的實踐的認識。不過，他所談的實踐，較之顏元（1635—1704年），只是實踐於禮樂，在禮樂中兜圈子，自又進了一步；他是全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出發，是可貴的。

（三）

鴉片戰爭失敗，給予魏源的刺激是很深的。

他在《聖武記序》中這樣說：“晚僑江淮，海警驟忽，軍問沓至，愴然觸其中之所積，乃盡發其積藏。”這裏道出了他當時憤慨的心情，也道出了他從憤慨中而寫《聖武記》。

於是在所寫《海國圖志序》中，他發出了如下的怒吼：認為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，“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排，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

① 《古微堂內集》卷二，《治篇》五。

② 同上卷一，《學篇》二。

畫”。並一再給予人心以鼓勵，說“物恥足以振之”，“國恥足以興之”，^①人們又“何患攘剔之無期，何患奮武之無會”？^②

他的怒吼與鼓勵，自也不是什麼偶然的，這是他的愛國思想之具體表現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他見到了當時人民的激昂，人民的鬥志和人民的力量；如在廣東：

“夷兵淫掠，激民之怒。於是一戰於三元里，而夷酋大困；一截燒於虎門橫檔，而夷艘煨燼”；由是而知“民風之勁悍”。^③

且“三元里之戰，以區區義兵，圍夷酋，斬夷帥，殲夷兵”，怎的說“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”？^④——力闢漢奸言論。

再如：“佛山義勇，又圍截夷兵於龜岡炮台，邊出上風，縱毒烟以眯夷目，盡殲夷兵，並擊破其應援之杉板舟”；^⑤——可知人民的力量是可以制敵人於死命。

問題在乎清朝統治者能否下最大決心，能否“去僞，去飾，去畏難，去養癰，去營窟”；^⑥而作抗戰的準備。因為魏源見到：“夷始肆然無忌”，就是由於清朝統治者從“畏難”中而“主款撤防”，結果“破虎門，圍省會”；倘“如廣東初年之事”，“內河有備，練水勇，備火舟”；那麼，敵人怎肯“深入死地”呢？^⑦所以只有作抗戰的準備而實行抵抗，才是有前途的。

他又說：“但外夷惟利是圖，惟威是畏，必使有可畏懷，而後俯首從命。故上者嚴脩武備，彼有躉船，則我能攻之；彼有夾私，應停

① 見《聖武記序》。

② 見《海國圖志序》。

③ 《海國圖志》卷一，《議守》下。

④ 《海國圖志》卷一，《議守》上。

⑤ 同上卷二，《籌海篇》三，《議戰》。

⑥ 見《海國圖志序》。

⑦ 《海國圖志》卷二，《籌海篇》三，《議戰》。

貿易，則立停之；使我無畏於彼，彼無可挾於我，自不敢嘗試。”^①他這一段話，說明了三點：第一，敵人是吃硬不吃軟的；第二，只有做好作戰的準備而與之對抗，才有辦法；第三，敵人侵略的目的，是在獲利，是在推銷商品。魏源的這一真切的認識和林則徐（1785—1850年）是一致的。

這說明魏源對抵抗國際資本主義之侵略是非常堅決的。

於是他爲了對侵略勢力的抵抗，他主張進行民兵的訓練，——所謂練土兵水勇。

他認爲“每土兵四五，而贍一客兵，曷若省客兵之費，以練土著”！因爲練“土著之利有三：一曰服水土；二曰熟道路；三曰顧身家”；^②——倒是能担负起保家衛國的責任。同樣的，在海戰方面，亦應以“水勇爲水師”；^③——他們是能克敵制勝的。

當時有人反對練民兵的作法，理由是“若謂閩粵民兵雖可用，而多通外夷；江浙雖無漢奸，而民多柔弱”；——以此爲藉口。魏源駁斥：既如此說，那麼，“何以廣東之斬夷酋，捐戰艦者皆義民？兩禽夷舶於台灣，火攻夷船於南澳者，亦義民”？——這克敵制勝的不都是義民嗎？問題在乎“募練之得法”，“調度之得人”，如是而已！^④在“募練之得法”中自是包括了愛國思想的教育。

同時，他還認爲：義兵不僅可戰，且戰鬥力很強。他指出，如“現在廣東岸上力作之人，與水中魚販之人，其技勇皆歐羅巴人所不及；若挑練此等人爲兵卒，可謂一等勇壯之兵”。^⑤

當然，魏源對人民的戰鬥的意志與力量之有如此足夠的估計，

① 《海國圖志》卷二，《籌海篇》四，《議款》。

② 同上卷一，《籌海篇》二，《議守》下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⑤ 同上。

自亦是當時人民的輝煌的抗敵事蹟教育了他。

他又說：“廣東初年，水勇五千，前後出洋，燒夷艇匪艇，逆夷望風畏竄；及欸議興，一朝散遣，而氣一挫。新至諸師，誤疑粵民盡漢奸，無一可信，又不約束客兵，騷擾居民，而氣再挫。於是虎門不守，而省城累卵矣。”^①這就是說，抵抗侵略是正義的，正義的必然勝利。因之應當把抗戰進行到底，絕不可中途妥協言和以洩氣。可是，當時清朝統治者不顧民意，倒行逆施以言和，其歸結導致了不堪設想的後果。

另一方面，他認為：以中國人民的智慧，武器的現代化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。他這樣說：“中國智慧，無所不有；歷算則日月薄食，閏餘消息，不爽杪毫；儀器則鐘表晷刻，不亞西土。至羅針壺漏，則創自中國，而後西行。穿扎扛鼎，則無論水陸，皆擅勇力。”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實嗎？因之，我們只要能“集衆長以成一長，則人爭効力”；而“所造武器”之“甲於西洋”，這是指日可待的。^②如此“風氣日開，智慧日出，方見東海之民”的智慧與力量。^③

總的說來，他認為：“國以人興，功無倖成，惟厲精淬志者，能足國而足兵”；^④——意即人的力量是主要的。如人人勵精圖治，自可國富而兵強。他這番話，自能提高當時人的認識和鼓舞當時人的鬥志。

（四）

魏源重視人，也重視人的集體；比如他說：“人之所聚”，則“仁氣積焉”；倘“人之所去”，則“陰氣積焉”；可不是？如“山谷之中，

① 《海國圖志》卷一，《籌海篇》二，《議守》下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